

欽定前漢書

卷之十
六十四

前漢書卷六十四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師古曰分嚴安以後爲下卷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

張晏曰夫子嚴忌也

或言族家子也

師古曰亦云夫子之族子也

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

是獨擢助爲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

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

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

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

師古曰婁古屢字

公孫弘起徒

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

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

文

師古曰中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助之輩也外謂公卿大夫也

大臣數詘

師古曰謂計議不如

助等每誦服也音丘勿反

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

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

畜之

師古曰論議委隨不能持正如樹木之無根柢也

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

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

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擊

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

師古曰言不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臣屬於中華

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師古曰舉總也

言總天下乃至京師皆棄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

所愬師古曰振舉也起也安焉也又何以子萬國乎師古曰子謂上畜爲臣子也

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廼

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師古曰以法距之爲

無符驗也助廼斬一司馬諭意指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遂發兵浮

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

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

師古曰多猶重也大爲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

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

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

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

孟康曰攝安也音奴協反

人安其生自以没

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

重之

師古曰重難也

越方外之地勸髮文身之民也

晉灼曰淮南云越人

勸髮張揖以爲古翦字也師古曰勸與翦同張說是也

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

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

師古曰與讀曰豫

非彊弗能

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

國也

師古曰地不可居而民不可牧養也

故古者封內甸服

師古曰封內謂封圻千里

之內也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祀也

封外侯服

師古曰封外千里之外侯也侯侯也爲王者斥侯

衛賓服

服虔曰侯服之外又有衛服賓賓見於王也侯衛二服同爲賓也

蠻夷要服

師古

曰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內也

要言以文德要來之耳音一遙反

戎狄荒服

師古曰此在九

州之外者也荒言其荒忽絕遠來去無常也

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

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

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

竹之中

服虔曰竹叢也音皇師古曰竹田曰篁

習於水關便於用舟地深

昧而多水險

師古曰昧暗也言多草木

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

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

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

百千里

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或千里也

阻險林叢弗能盡著

師古曰不

可盡載於圖也
著音竹助反

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

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

師古曰戴白言白髮在首

民得夫婦

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耐之奉

不輸大內

應劭曰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師古曰百官

公卿表云治粟屬官有節內令丞也

一卒之用不給上事

師古曰給供也

自相攻

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

師古曰疲勞中

國之人於蠻夷之地

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

法度非一日之積也

師古曰積久也

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

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

子以接衣食

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爲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爲奴婢師古曰贅質也

一說云贅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爲贅婿耳贅婿解在賈誼傳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

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師古曰生謂生業復

音扶目反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師古曰資猶齎輿轎而

隄領服虔曰轎音橋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轎音

旗廟反領山嶺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轎過領耳何云陵絕

水乎又旗廟之音無所依據隄與踰同○劉敞曰按今南方竹輿正作旗廟音項亦未可全非

入水師古曰柁也音它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

擊石師古曰謂船觸石難以行也林中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惡蛇也音敷福反解

在田僮傳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師古曰泄吐也音弋制反

屬音之欲反會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

陸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

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人姓名

師古曰淮南王傳作簡忌此本作間轉寫字誤省耳

以其軍降處之上塗

蘇林曰塗音耿

弇之弇師古

日音工含反

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

師古

日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擢行舟之役故多死也擢音直孝反

未戰而疾死者過半

親老涕泣孤子譏號

師古曰譏古啼字

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

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

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

師古

日薄迫也

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

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

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

師古曰方內中國四方之內也

而使陛

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

晏開

師古曰晏晚也言有兵難故邊城早閉而晚開也

鼃不及夕

師古曰鼃古朝字也言憂

危亡不自保也

臣安竊爲陛下重之

師古曰重難也

不習南方地形者

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城

服虔曰爲邊城作難也

淮南全國

之時多爲邊吏

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爲三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爲吏與越接境故知其地形也

臣竊聞之與中國異

師古曰言其風土不同

限以高山人迹所絕

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

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

師古曰言水流湍急石爲之漂轉觸破舟船也漂音匹遙反

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于界

中韋昭曰越邑今鄱陽縣也積食糧廼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

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

○宋祁曰浙本奈字上有無字且越人緜力薄材孟康曰緜音滅薄力也師古曰緜弱也言

其柔弱如緜讀如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

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師古曰能

也堪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廼足師古曰不

下言不滅也漢軍多之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引也

音晚饜亦餉字南方暑溼近夏瘴熱師古曰瘴黃病音丁幹反暴露水居蝮

蛇蠱生師古曰蠱毒也音壑○疾癘多作宋祁曰景本癘作災

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

償所亡

師古曰舉謂總取也

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

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

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

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

師古曰存謂省問之

施德垂賞以招致之

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

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

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謂畜

養之耳非六畜也

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

師古曰共讀曰供

陛下

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

師古曰組者印之綬

不勞一卒

不頓一戟

師古曰頓壞也一日頓讀曰鈍

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

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

阻

師古曰如雉兔之逃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

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

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

師古曰罷讀曰疲勸亦倦字

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

師古曰樹植也機縷曰紉

紉音人
禁反

丁壯從軍老弱轉餉

師古曰餉亦饋字

居者無食行者

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

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

張晏曰郡都尉姓屠

名睢也

又使監祿鑿渠通道

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

越人逃入深山

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

○宋祁曰越本持作引

士卒勞倦越迺出擊之

○宋祁曰越本無迺字

秦兵大破迺發適

戍以備之

師古曰適讀曰謫

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

師古

日靡散也音縻

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

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

生之者也

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師旅行必殺傷士衆侵暴田畝故荒殘而生荆棘也

兵者

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

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

師古曰既濟九三爻辭

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

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

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

師古曰校計也不敢與計強弱曲直

如使越人蒙

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

文穎曰顏行猶鴈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蒙犯也行

音胡郎反○宋祁曰越本無死字

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

張晏曰廝微輿

衆也師古曰廝析薪者輿主駕車者此皆言賤役之人

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

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

爲池

師古曰八藪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汧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

有圃

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

師古曰千官猶百官也多言之耳共讀曰供

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

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

師古曰負背也白與黑畫爲斧文謂之黼也依讀曰展展

形如屏風而曲之畫以黼文張於戶牖之間

馮玉几

師古曰馮讀曰凭

南面而聽斷

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

師古曰嚮讀曰響

陛下垂德惠

以覆露之

師古曰露謂使之沾潤澤也或露或覆言養育也

使元元之民安生

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

山而四維之也

師古曰維謂聯繫之

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

閒如淳曰得其地物不足爲一日閒暇之虞也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

允塞徐方既來

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猶道也允信也塞滿也既盡也言王道信充滿於天下

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

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

勞而君子養焉

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稼所得五穀以養君子也

愚者言而智

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鄣蔽人臣之任

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

師古曰畢盡也

盡言其意也

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

是時漢兵遂出踰領

○宋祁曰一本

踰字上有未字

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

南之意美將卒之功

○宋祁曰浙本卒作率

迺令嚴助諭意風指

於南越

師古曰風讀曰諷以天子之意指諷告也○宋祁曰一本南越下有王字

南越王頓

首曰天子廼幸與兵誅閩越死無以報卽遣太子隨助

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王上

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

師古曰

日燭照也

重以不德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是以比年凶蕃害衆

師古曰蕃古災

字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饑寒之民南夷

相攘

師古曰攘謂相侵奪也音人羊反

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

深惟重慮

師古曰惟思也慮計也

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

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

如淳曰王之所言藐然聞

之甚慙也師古曰藐謂遠也言不可及也藐音武卓反

嘉王之意靡有所終

師古曰靡

無也終極也

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諭意曰今者

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告王其事王

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

如淳曰薄迫也言事迫不暇得先與王共議之或曰

薄語助也師古曰薄迫是也遽速也音其据反

朝有闕政遺王之憂

師古曰朝政有闕乃

使王有憂也遺猶與也

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器明主之所重出

也

師古曰重難也

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未之聞也漢

爲天下宗操殺生之柄

師古曰操執持也音干高反

以制海內之命

危者望安亂者仰治

師古曰仰讀曰仰謂仰而望之

今閩越王狼戾不

仁

師古曰狼性貪戾凡言狼戾者謂貪而戾

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爲甚多

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爲暴彊陰計奇

策入燔尋陽樓船

師古曰漢有樓船貯在尋陽也

欲招會稽之地以踐

句踐之迹

師古曰先是越王句踐稱霸中國今越王欲慕之句音功侯反

今者邊又言

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爲萬民安危久遠之計使人

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

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不奉明詔則

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

士卒乎

師古曰王者之兵但行誅耳無有戰鬪故云不伐也

故遣兩將屯於境上

震威武揚聲鄉

師古曰鄉讀曰響

屯會未會

師古曰言兵未盡集

天誘其

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

師古曰令及農時不待後也

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者入

謝

師古曰
革改也

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

師古曰服
謂朝服也

故遣太子

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盛德閩王以

八月舉兵於治南

蘇林曰山名也今
名東治屬會稽

士卒罷倦

師古曰
罷讀曰

疲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誅至今

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以待天子之

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死而閩王伏

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下深計遠慮

之所出也事效見前

師古曰見顯
也前謂目前

故使臣助來諭王意

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此臣安妄以

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安以所不聞

師古曰先未聞者今得聞也

誠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南王相結而

還上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助侍燕從容

師古曰從容閒語也從音干容反

上

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爲友壻富人所辱

師古曰友壻同

門之壻

上問所欲對願爲會稽太守於是拜爲會稽太守

數年不聞問

師古曰無善聲

賜書曰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

之廬

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

勞侍從之事懷故土

師古曰懷

思也

出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

師古曰越種北非一故言諸

枕大江

師古曰枕臨也

間者濶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

蘇秦從橫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

助恐上書謝稱春秋天王出居于

鄭不能事母故絕之

師古曰周惠王之于襄王也弟叔帶有寵於惠后欲立之故襄王避

難而出奔也僖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於鄭臣事君
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

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誅願奉三年

計最

如淳曰舊法當使丞奉歲計今助自欲入奉也晉灼曰最凡要也

詔許因留侍中

有奇異輒使爲文

師古曰謂非常之文

及作賦頌數十篇後淮南

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

上薄其罪欲勿誅

師古曰以其過爲輕小

廷尉張湯爭以爲助出

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

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

樵賣以給食

師古曰艾讀日刈給供也

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

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嘔道中

師古曰嘔讀日
謳音一侯反

買臣愈

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

○宋
祁曰

浙本無
富字

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

師古

曰女皆
讀曰汝

妻恚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

臣不能留卽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

妻與夫家俱上冢見買臣饑寒呼飯飲之

師古曰飯謂
飲之音扶晚

反飲音
於禁反

後數歲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

師古

曰買臣身自克卒而與計吏將重車
也載衣食具曰重車重音直用反

詣闕上書書久不

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

師古曰更音
工衡反乞音

氣句音
工大反

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

帝甚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拜買臣爲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

是時方築朔方公孫弘諫以爲罷敞中國

師古曰罷讀曰疲

上

使買臣難詘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

是時東越數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

師古曰泉

山卽今泉州之山也臨海去海十餘里保者保守之以自固也說者乃云保是地名失之矣

一人守

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

里居大澤中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

行可破滅也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

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

到郡治樓船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

師古曰須

待也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師古曰飯音扶

晚反拜爲太守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

時會稽吏方相與羣飲師古曰直讀曰值不視買臣買臣入室

中守邸與共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師古曰見顯示也守邸怪之

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

吏皆醉大呼曰妄誕耳師古曰誕大言也呼音火故反次下亦同守邸曰試

來視之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

坐中驚駭白守丞服虔曰守邸丞也張晏曰漢舊郡國丞長吏與計吏俱送計也師古曰張

說是也謂之守丞者繫太守而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

徐出戶有頃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駕駟

如今州牧
刺史矣

買臣遂乘傳去

師古曰傳
音張戀反

會稽聞太守且至

發民除道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妻

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

中給食之

師古曰食
讀日飮

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

令葬

師古曰
乞音氣

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

焉

師古曰復
音扶目反

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

等俱擊破東越

師古曰說
讀日悅

有功徵入爲主爵都尉列於

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爲丞相長史張湯爲御史大夫

始買臣與嚴助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爲小吏趨走買臣

等前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

臣爲長史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

見湯坐牀上弗爲禮

師古曰言不動容以禮之也爲音于僞反

買臣深怨常

欲死之

師古曰致死以害之○宋祁曰越本無深字

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

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拊

如淳曰拊音夫

官至郡守右扶風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

蘇林曰博

之類不用箭但行梟散孟康曰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各劉德曰格五棊行籙法曰籙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故云格五師古曰卽今戲之籙也音先代反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

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門

上不許

師古曰請於黃門供養馬之事

後願守塞捍寇難復不許久之

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爲郎稍遷會

東郡盜賊起拜爲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爲都尉不復置

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熟多盜賊詔賜壽王璽書

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師古曰言其無方而以爲

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

重師古曰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壽王爲都職事並廢

盜賊從橫師古曰從音子庸反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因

言其狀後徵入爲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民

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張晏曰曠音郭師古曰引滿曰曠

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

也師古曰蕃亦多也音扶元反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

兵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執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爲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

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劍戈

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

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海內抗傲

師古曰抗說盡也音五官反

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

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

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

師古曰以法令爲首

去仁恩而任刑戮

師古曰去除也

墮名城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殺豪桀

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耨鉏箠相撻擊

師古曰耨摩田之器

也箠馬撻也挺大杖也耨音憂箠音之累反挺音大鼎反

犯法滋衆盜賊不勝

師古曰滋

益也不勝言不可勝也

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

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

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

而封

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壽王言此者并以譏公孫弘

宇內曰化方外鄉風

師古曰鄉讀曰嚮

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

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

師古曰有四方捍禦之事

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大射

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

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師古曰小雅賓之初筵之詩也侯所以居的以皮爲

之天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鹿豕侯抗舉也射夫衆射者也同同耦也言既舉大侯又張

弓矢分耦而射則獻其發矢中的之功也

言貴中也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愚聞聖王合

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

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

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

抵法禁

師古曰抵觸也

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

師古曰擅專也

竊以爲

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

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及汾陰得寶鼎武

帝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下

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得

周鼎羣臣皆以爲然壽王獨以爲非何也有說則可無

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

於公劉大於太王

師古曰公劉后稷曾孫也太王文王之祖則古公亶父也

成於文

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

師古曰昭明也漏言潤澤下霑如屋之漏

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

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

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

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

以與漢迺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羣臣皆稱萬歲是日

賜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術

服虔曰蘇秦法百家書說也師

古曰長短解在張湯傳從橫說在藝文志

晚廼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

子間

師古曰諸子諸侯王子

諸儒生相與排儻不容於齊家貧假

資無所得

師古曰資音土得反

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

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廼西入關見衛將軍

師古曰衛

音

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留久諸侯賓客多厭

之廼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

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

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

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

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師古曰司馬穰苴善用兵

著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

天下既平天子大愷

應劭曰大愷周禮還師振旅之樂也

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

不忘戰也

師古曰春爲陽中其行木也秋爲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器所資故於此時蒐獮治兵也

蒐蒐索也取不孕者獮應殺氣也振整旅衆也獮音先淺反

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

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

重行之

師古曰重難也

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

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

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

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

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

不可調而守也

李奇曰不和調也

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

國甘心匈奴

師古曰靡散也音縻其下類此

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

使蒙恬將兵而攻胡郤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

生五穀

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

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

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

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飛

芻輓粟

師古曰運載芻橐令其疾至故曰飛芻也輓謂引車船也音晚

起於黃腫琅邪

負海之郡轉輸北河

師古曰黃腫二縣名也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

轉輸至北河也腫音直瑞反又音誰

率三十鍾而致一石

師古曰六斛四斗爲鍾計其道

路所費比用百九十

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

師古曰餉亦饌字

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

道死者相望

師古曰道死謂死於路也

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

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

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

師古曰搏擊也

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也

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

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

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

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

師古曰覆音芳目反係

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

行盜侵毆所以爲業天性固然

師古曰來侵邊境而毆略人畜也毆與驅同其

字從支音普木反

自上虞夏殷周固不程督

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

禽獸

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

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

生事苦則慮易

師古曰言思慮變易失其常也

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

將吏相疑而外市

張晏曰與外國交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

故尉佗章邯得

成其私

師古曰作音徒何反

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

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

師古曰此周書者本尚書之餘

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

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師古曰言皆者各在何處。宋祁曰皆字疑作比。謂言比來在何處也。若云皆安在則似淺而不雅。 廼拜

偃樂安皆爲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

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之形

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

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師古曰從音子容反以逆京師今以法割

削則逆節萌起師古曰萌謂事之始生如草木之萌芽也前日朝錯是也今

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師古曰適讀日嫡餘雖骨肉無

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

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

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

下豪桀兼并之家亂衆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

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尊立衛皇后及發

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

或說偃曰大橫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

身不得遂

師古曰遂猶達也

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

我阨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亨耳

張晏曰五鼎食

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

師古曰五鼎亨之謂被饗亨之誅吾曰暮故倒行逆施

師古曰暮言年齒老也倒行逆施謂不遵常理此語本出伍子胥偃述而稱之

偃盛言朔方

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

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
弘曰秦時嘗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師古曰已就成也

而棄之朱買臣難誦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元朔中偃

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師古曰失讀曰佚音尹一反上拜偃爲齊相

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曰師古曰數責也數音所具

反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師古曰衣音於既反

食讀曰飢內門謂內之於門中也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

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迺使人告王與姊姦事動王宋

祁曰越本告作以王以爲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迺自殺偃

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

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居中不敢發及其爲齊相出關
卽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封者

及齊王以自殺聞

○宋祁曰浙本云及齊以王自殺聞

上大怒以爲偃劫

其王令自殺迺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
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
爲郡入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迺遂族偃偃
方貴幸時客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
上聞之以車爲長者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
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

千乘之尊尺土之地

○宋祁曰越本尺作疆

身非王公大人名族

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

然起窮巷奮棘矜

師古曰棘戟也矜者戟之把也時秦銷兵器故但有戟之把耳矜音巨巾

反此下亦同偏袒大呼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

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

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

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

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

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

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

師古曰攘謂侵取漢地

而身

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

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

故諸侯無意外之助

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同

此之謂瓦解故曰天

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

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

師古曰首難謂首唱而作難也

陳涉是

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

師古曰韓魏趙三國本共分晉故稱三晉

天下雖未

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

爲禽

師古曰還讀曰旋

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此二

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閒者關東

五穀數不登

○宋祁曰浙本無數字

年歲未復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民多窮

困重之以邊境之事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

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
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
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故
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潘從
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

師古曰自若者言如其常無所廢損也從讀曰縱

金

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
於前而天下無宿憂

師古曰宿久也

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

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

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

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
未必不復興也

師古曰侔等也

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

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

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

師古曰依讀曰展已解於上

此陛下之所

服也

師古曰服事也

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

師古曰言其敝未之法猶

足自安也

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

哉

師古曰奚何也

前漢書卷六十四上

前漢書卷六十四上考證

嚴助傳獨擢助爲中大夫○

臣召南

按助對策在建元

元年

膠倉○

臣召南

按藝文志作聊蒼縱橫家有待詔金馬

聊蒼三篇班自注曰趙人武帝時又嚴葱奇志作莊
忽奇官常侍郎有賦十一篇班自注曰枚臯同時蓋
其人本姓莊史因避明帝諱改爲嚴猶莊忌莊助稱
嚴忌嚴助也

以問太尉田蚡○通鑑考異曰是時蚡不爲太尉云太
尉誤也下云太尉不足與計蓋亦追呼其官或亦誤

耳

必先田餘干界中注韋昭曰越邑○臣名南按韋注非

也餘干卽志所謂餘汗屬豫章郡非越邑也越人先於餘干縣接界之地治田耳

閩越王弟甲注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顧炎武曰卽下文所云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者也當淮南王上書時不知其名故謂之甲猶云某甲耳師古注非

朱買臣傳故東越王居保泉山注師古曰卽今泉州之

山也○臣名南按泉山今日清源山在泉州府城北

去海甚近而下文乃云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
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然則所謂大澤中者卽大海
中島嶼歟

買臣入室中○顧炎武曰卽會稽邸中也邸如今京師
之會館

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臣名南按說出勾章

浮海從東方往卽前買臣所畫浮海直指泉山之策
也

吾邱壽王傳連十餘城之守○地理志東郡領二十二
縣都尉治東阿壽王時以都尉兼太守則並屬都尉

矣

主父偃傳元光元年迺西入關云云○通鑑考異曰漢書謂元光元年三人上書按嚴安書云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夔畧葭州其事皆在元光元年以後蓋誤以朔字爲光字耳

轉輸北河○胡三省曰河水逕安定北地朔方界皆北流至高闕始屈而東流過雲中楨林縣又屈而南流故朔方雲中之河謂之北河

徐樂傳燕郡無終人也○顧炎武曰地理志無燕郡而無終屬右北平考燕王定國以元朔二年秋有罪自

殺國除而元狩六年夏四月始立皇子旦爲燕王其
間爲燕郡者十年而志軼之也徐樂上書當在此時
而無終於其時屬燕郡後改屬右北平耳

前漢書卷六十四上考證

前漢書卷六十四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瑯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師古曰此卷首尙載嚴朱吾丘主父徐者存其本書題目以示不變易也

嚴安者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師古曰

曰鄒衍之書也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師古曰以救敝當時則用過

則舍之師古曰非其時則廢置也有易則易之師古曰可變易者則易也故守一

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

衣裳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蘇林曰族音奏師古曰節止也

奏進也 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

孟康曰觀猶顯也師古曰顯示之使其慕欲也 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

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師古曰贍足也 民離本而徼末矣

師古曰徼要求也音工堯反 末不可徒得師古曰徒空也 故搢紳者不憚爲

詐帶劔者夸殺人以矯奪師古曰夸大也競也矯僞也 而世不知媿

故姦軌浸長師古曰浸漸也 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

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如淳曰采飾也師古曰采者文過其實也 教失而

僞僞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師古曰範謂爲之立法也 是以天

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

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旣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

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

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

師古曰蕃多也遂成也字

生也蕃音扶元反

民不天厲和之至也

師古曰厲病也

臣聞周有天下

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

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

師古曰伯讀曰霸更起音工衡反其下並同

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

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

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

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

師古

曰車轂相擊言其衆多也從音子容反

介胄生蟻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

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

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虞

師古曰虞懸鍾者也解在賈山司馬相如傳

示不

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

生

師古曰言天下旣免戰國之苦若逢明聖之主則可以更生而秦皇反爲虐政以殘害也

鄉使秦

緩刑罰薄賦斂

師古曰鄉讀曰嚮

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

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

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

令苛譎諛者衆

師古曰譎古諂字

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

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

師古曰辟讀曰闢

戍於

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

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

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

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

師古曰挂懸也

宿兵於無用

之地

師古曰宿留也

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

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

大畔陳勝吳廣舉陳

師古曰舉謂起兵也

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

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

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

吏

師古曰長官謂一官之長也

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

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

張晏曰長

進益也師古曰言其稍稍攻伐進益土境以至疆大也長音竹兩反伯讀曰霸時教使然也秦

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

弱秦失之疆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焚畧

蕤州建城邑張晏曰蕤貉也師古曰蕤與穢同深入匈奴燔其龍城師古

曰燔燒也龍城匈奴祭天處燔音扶元反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

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

國家師古曰累音力瑞反非所以子民也師古曰子謂養之如子也行無窮之

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挈而不解

師古曰挈相連引也音女居反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

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劔矯箭控弦師古曰矯正曲使直也控引也

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多而變起

○宋祁曰多或作久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師古曰

依反次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孟康曰言其土地形帶脅

諸侯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於郡守譬若佩帶謂輕小

也脅謂其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日帶在脅旁附著之義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

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

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

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

諱也師古曰言不可盡諱者言必滅亡也後以安爲騎馬令師古曰主天子之騎馬也

騎音其

寄反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六十四

列傳

四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

中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年十八選爲博士弟子至府受遣

師古曰博士弟

子屬太常受遣者由郡遣詣京師

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

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

軍爲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

蹄

師古曰每一足有五蹄也

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

上異此二物博謀羣臣

師古曰訪其徵應也

軍上對曰臣聞詩頌

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

屏葭葦與鳥魚羣

師古曰葭蘆也成長則曰葦葭音加

正朔不及其俗有

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

居 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薦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

○宋祁曰注文中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

秉鉞單于犇幕 師古曰犇古奔字 票騎抗旌昆邪右社 師古曰抗舉也

右社從中國化也昆音下門反 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 師古曰洽溥也暢達也 若

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埃賢縣賞待功 師古曰埃古俟字次下亦

同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 師古曰罷讀曰疲謂不堪職任者也勞力

歸農 刑於宇內矣 師古曰刑法也言成法於宇內也一日刑見也 履衆美而不

足懷聖明而不專 師古曰言自謙也 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

所宜 服虔曰三宮明堂辟雍靈臺也鄭氏曰於三宮班政教有文質者也 封禪之君無聞

焉 張晏曰前世封禪之君不聞若斯之美也 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 師古曰謂始受

命之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

君也師古曰潤色於無窮謂光飾之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

應見師古曰休美也徵證也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

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祭天則燒之祭地則瘞之郊

宮謂秦時及后土也○劉攽曰是時未有秦時后土顏注失之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

氣塞明師古曰塞荅也明者明靈亦謂神也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

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師古曰謂

伐紂時解在董仲舒傳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師古曰饋謂

克祭也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令

日改定告元張晏曰改元年以告神祇也師古曰昭明也令善也○劉奉世曰軍此對頗可疑按

紀獲麟在元狩元年昆邪降在二年其上對已大緩又
史記封禪書元鼎三年有司始言元不宜以一二數乃
云三元爲狩蓋於此年追述三元也而軍此云宜改元
史又云由是改元有來降者皆可疑軍對非真史誤因
之
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

服虔曰苴作席也張

晏曰江淮職貢三脊茅爲藉也孟康曰嘉號封禪也秦
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或曰登封泰山以明姓號也

師古曰苴音祖又音子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謂史官也紀記也

蓋六鵙退飛逆也張晏曰六鵙退飛象諸侯白魚登舟

順也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也殷水德魚水物魚躍登舟象諸侯順周以紂畀武王也臣瓚曰時論者未

以周爲木殷爲水也謂武王伐殷而魚入王夫明闇之

舟象征而必獲故曰順也師古曰瓚說是也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

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師古曰亂變也明同本也師古曰并合也獸皆兩角今此獨一故云并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

乾隆四年校刊

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

化者焉

師古曰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衣裳也編讀曰辯要音一遙反

斯拱而埃之耳

師古曰拱手而待之言其卽至

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爲元狩後數

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爲中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偃矯

制

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受詔也

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

如淳曰鑄銅鐵扇熾火謂

之還奏事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

法至死偃以爲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

萬民顓之可也

師古曰顓與專同下亦類此

湯以致其法不能誦其

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

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

造命顓已之宜今天下爲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

外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師古

曰先有畜積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爲利害而以安社稷存

萬民爲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

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師古

曰度計也音大各反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執宜

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

耕種贍民器也師古曰贍足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師古曰備

者猶今言調度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師古曰重問之偃已

前三奏無詔

師古曰不報聽也

不惟所為不許

師古曰惟思也

而直矯

作威福以從民望干名采譽

師古曰干求也采取也

此明聖所必

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

師古曰八尺曰尋孟子之書

曰陳代問於孟子曰枉尺直尋若可為也孟子曰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尋長而尺短故陳代言所

直者多而所曲者少則可為之孟子以為苟有少曲則害於大直故不可也

今所犯罪重所

就者小

師古曰就成也

偃自子必死而為之邪

師古曰子許也

將幸誅

不加欲以采名也

師古曰幸冀也

偃窮詘服罪當死軍奏偃矯

制顯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

師古曰徵召也即就也

奏

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

步入關關吏予軍繻

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帛邊也

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縑頭合以爲符信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軍問以此何爲吏曰

爲復傳

師古曰復返也謂返出關更以爲傳復音扶福反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

還當以合

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縑而去軍爲謁者

使行郡國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後亦同○劉奉世曰還當以合符還字宜屬上句

建節東

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廼前棄縑生也軍行郡國所

見便宜以聞還奏事上甚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當發使使匈奴

師古曰漢朝欲遣人爲使於匈奴也

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

師古曰言行草中使

草偃臥故云橫草也

得列宿衛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

豈被堅執銳當矢石啓前行

師古曰行音下郎反

駑下不習金革

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

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

師古曰孤遠也外官謂非

侍衛之臣也

不足以亢一方之任

師古曰亢當也音抗

竊不勝憤懣詔

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爲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
廼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

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

師古曰言如馬羈也

軍遂往說

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賜南

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

師古曰填音竹乃反

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

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

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爲楚辭九江被公

師古曰被姓也音皮義反

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

馬門

師古曰華音戶化反

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

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

琴者勃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

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

作中和樂職宣布詩

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樂職者言百官各得其職也宣布者

風化普洽無所不被

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汜鄉

侯何武爲僮子選在歌中

師古曰汜音凡

久之武等學長安歌

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

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衷既爲刺史作頌

師古曰卽上中和樂

職宣布詩也以美盛德故謂之頌也

又作其傳

師古曰解釋頌歌之義及作者之意

益州刺

史因奏褒有軼材

師古曰軼與逸同

上迺徵褒既至詔褒爲聖

主得賢臣頌其意褒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綿

之麗密

師古曰純絲也謂織爲繪帛之麗絲續之密也一說純綿不雜綿也

羹藜哈糗者

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

服虔曰哈音舍師古曰糗卽今之熬米麥所爲者音丘九反又

音昌少反

今臣辟在西蜀

師古曰辟讀曰僻

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

茨之下

師古曰蓬茨以蓬蓋屋也茨音才私反

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

至愚極陋之累

師古曰顧猶反也累音力端反

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

師古曰塞當也

雖然敢不畧陳愚而抒情素

師古曰抒猶泄也音食汝反

記

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

服虔曰共敬也張晏曰要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

也師古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為五始共讀

日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

則趨舍省而功施普

師古曰趨讀曰趨普博也

器用利則用力少而

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

應劭曰矻

矻勞極貌如淳曰健作貌也師古曰如說是也矻音口骨反

及至巧冶鑄于將之樸

清水焯其鋒

師古曰焯謂燒而內水中以堅之也鋒刃芒端也焯音干內反

越砥斂其

罍

音五各反○宋祁曰別本注文砥字下無石字

水

斷蛟龍陸剽犀革

師古曰剽截也音之竟反又音徒官反

忽若彗汜畫塗

師古曰彗帚也汜汜灑地也塗泥也如以帚掃汜灑之地以刀畫泥中言其易○宋祁曰別本注文只一汜字

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

張晏曰離婁黃帝時明目者也應劭曰公輸魯

般性巧者也師古曰督察視也

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

相得也

師古曰溷亂也音胡頓反

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

進於行

師古曰吻口角也策所以擊馬也

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

騫邾驂乘旦

孟康曰良馬低頭曰至邾故曰騫邾張晏曰騫則旦至故曰乘旦師古曰乘音食證

反王良執靶

張晏曰王良郵無恤字伯樂音灼曰靶音霸謂轡也師古曰參驗左氏傳及國語孟

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止王良總一人也楚辭云驗躊躇於敝輦遇孫陽而得代王逸云孫陽伯樂姓名也列子

云伯樂秦穆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斯失之矣

韓哀附輿

應劭曰世本韓哀作

御師古曰宋衷云韓哀韓文侯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作者加其精巧也然則善御者耳非始作也

縱馳

騁驚忽如景靡

師古曰亂馳曰騁景靡者如光景之徙靡也

過都越國蹶如

歷塊

師古曰如經歷一塊言其速疾之甚塊音口內反

追奔電逐遺風

師古曰呂氏春

秋云遺風之乘言馬行尤疾每在風前故遺風於後今此言逐遺風則是風之遺逸在後者馬能逐及也

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

師古曰遼謂所行遠故

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

師古曰鬱熱氣也燠溫也音於六反

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

師古曰悽愴寒冷也煖音乃短反

何則

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

是以嘔噓受之

應劭曰嘔噓和悅貌師古曰嘔音於付反

開寬裕之路以延

天下英俊也

師古曰裕饒也

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

士者必樹伯迹

師古曰伯讀曰霸

昔周公躬吐捉之勞故有圖

空之隆

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沐三捉髮以賓賢士齊故能成太平之化刑措不用圖圖空虛也

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

應劭曰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

九九小術而君不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隰朋自遠而至齊桓遂以霸

師古曰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算經也匡謂一匡天下也合謂九合諸侯

由此觀之君人者

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

師古曰逸開也

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

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

其信

師古曰悃至也音口本反

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

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

師古曰勤於鼎俎謂負鼎俎以干湯也鼓刀謂

屠牛於朝歌也

百里自鬻鬻子飯牛

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云百里奚之未遇時也虞

亡而虜縛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穆公飯牛解在鄒陽傳鬻音弋六反

離此患也

師古曰離遭也

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

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潔而升本

朝

張晏曰奧幽也潔狎也汗也言蔽奧

潔汗不章顯也師古曰潔音先列反離疏釋躋而享

膏梁

應劭曰離此疏食釋此木躋也臣瓚曰以繩爲躋也師古曰躋卽今之鞋耳瓚說是也躋音居畧反

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

師古曰談說之士傳以爲

資

也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

冽

師古曰冽冽風貌也音列

龍興而致雲螭螭埃秋陰蜉蝣出以陰

蟲

孟康曰蜉蝣渠畧也師古曰螭螭今之促織也蜉蝣甲蟲也好叢聚而生也朝生而夕死螭音由字亦作螭其

音同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師古曰乾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居正陽之位

賢才

見之則利用也

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

皇美

也言美哉此衆多賢士生此周王之國也

故世平主聖俊艾將自至

師古曰艾

讀曰父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師古曰明明察

日契讀與高同字本作僕後從省耳明明在朝穆穆列布也穆穆美也

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師古曰章明也雖伯牙操遞鍾音灼日遞

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擊之不常故曰遞臣瓚曰楚辭云奏伯牙之號鍾號鍾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鍾高調

伯牙以善鼓琴不聞說能擊鍾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遞則與楚辭不同不得即讀爲號當依晉音耳

宋祁曰景本作號鍾校作遞又注文中當字上當有遞字逢門子鸞烏號師古曰逢

即逢蒙也烏號弓名也並解在前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

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

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

巨魚縱大壑師古曰巨亦大也沛音普大反。宋祁曰越本遇作過其得意若此

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

師古曰胡曷皆何也

化溢四表橫被無窮

遐夷貢獻萬祥畢漆

師古曰漆字與臻同

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

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

師古曰單盡極也頃讀曰傾

恩從祥風

翺德與和氣游

師古曰翺翔也

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

師古曰塞

滿也遵遊自然之執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

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叩誦信若彭祖响噓呼吸

如僑松

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時人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師古曰信讀曰

伸响噓皆開口出氣也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响音許于反噓音虛眇然絕俗離世哉

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也

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師古曰亦文王之詩也濟濟盛

貌也言文王能多用賢人故邦國得以安寧也

蓋信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

神僊故褒對及之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

等放獵

師古曰放土衆大獵也一日游放及田獵

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

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

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言博奕雖非道藝無事為之猶賢也

奕今之圍碁也

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

師古曰喜好也

音許吏反

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

師古曰辟讀曰譬

今世俗

猶皆以此虞說耳目

師古曰虞與娛同說讀曰悅

辭賦比之尚有仁

義風諭

師古曰風讀曰風

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

遠矣頃之擢褒為諫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

忘不樂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

師古曰朝夕之往也

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廼歸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太子喜

褒所爲甘泉及洞簫頌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令後宮貴人左右皆

誦讀之後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
宣帝使褒往祀焉褒於道病死上閔惜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卽位上疏言得
失召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

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

師古曰居海中之洲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宋祁曰海字

上當有大字

廣袤可千里

師古曰袤長也

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

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
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爲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

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上與有司議大發軍

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爲郡久矣今背畔逆節而云

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

師古曰於

六經之內當何者之科條也

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

之策無忌諱之患

師古曰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故云危言論語稱孔子曰邦有道危言

行危敢昧死竭卷卷

師古曰卷讀與拳同

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

聖域而不優

臣瓚曰禹之功德裁入聖人區域但不能優秦耳

故孔子稱堯曰

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又曰韶盡美矣

又盡善也又曰禹吾無間然矣韶舜樂名間音工覓反

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

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

師古曰此

引禹貢之辭漸入也一日浸也朔北方也暨及也迄至也

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

者不彊治也

師古曰與讀曰豫

故君臣歌德

師古曰言皆有德可歌頌

含氣

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

師古曰武丁殷之高宗

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

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

而獻

晉灼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張晏曰越裳不著衣裳慕中國化遣譯來著衣裳也故曰越裳

也師古曰張說非也越裳自是國名非以襲衣裳始此
為稱號王克論衡作越嘗此則不作衣裳之字明矣

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

師古曰謂昭王也為楚所溺也

齊桓揀其難

師古曰謂襄王也初為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桓公為首止之盟以定太子之位

位事在左傳僖五年○宋祁曰注文五年當作九年

孔子定其文

張晏曰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國

雖大自稱王者皆貶為子

以至乎秦興兵遠攻

○宋祁曰郭本去乎字似兩通

貪外

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

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

師古曰卒終也

長城之歌

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

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

男三年而一事

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時

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

師古曰鸞旗編以羽毛列

繫撞旁載於車上大駕出則陳於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屬而陳於後也屬音之欲反

吉行日五十

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

師古曰安之言何所適往

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

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

倡微矣

○宋祁曰浙本去求字賂字當作路

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

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爲孝文廟稱太

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師古

曰粟久腐壞則色紅赤也○劉奉世曰元狩末漢以伐匈奴馬少不復出征矣捐之云蓋其誤也或者誤以

建元爲元狩

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

師古曰校謂數計也

廼採平城

之事

師古曰追計其事故言探

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

富民以攘服之

師古曰攘却也○宋祁曰一作籍兵厲馬越本作籍厲兵馬

西連諸

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

師古曰樂音洛浪音郎

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

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

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

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

師古

曰淚流被面以入於口故言飲泣也

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

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

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

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

路

如淳曰席音藉師古曰席卽藉也不勞借音

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

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

不忍悃悃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

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詣反

又子奚反

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校助饑饉保全元元也

宋

祁曰校助當作救助

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

師古曰詩小雅采芑之詩也蠢動貌

也蠻荆荆州之蠻也言敢與大國爲讎敵也

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

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廼復其南方萬

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

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

師古曰顓與專

同專專猶區區也一日團貌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

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也師古曰瑇瑁音妹

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

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

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

師古曰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

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

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

以為師古曰為猶用也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對奏上

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

國以爲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
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
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

廼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爲逆今廷議者
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

議者之言羞戚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

日辟讀曰避
次下亦同

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

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
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
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欲內屬便

處之

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者所至之處卽安置也

不欲勿疆珠厓由是罷捐

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捐之數短顯

師古曰談說其長短

以故不得官後稀復見而長安令楊興新以

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

缺使我得見言君蘭

張晏曰楊興字

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

嘗言興瘵薛大夫

張晏曰瘵勝也薛廣德爲御史大夫師古曰瘵與愈同

我易助

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

師古曰於天下最爲精妙耳

使君房爲尚

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爲

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

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爲將軍

張晏曰許嘉也

期思侯並可爲

諸曹

師古曰期思侯當是責赫之後嗣也而表不載

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

爲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

止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

師古曰冀相薦之效當如前所言諸士見納用○宋祁曰

注文士字姚本作事

興曰我復見言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

顯鼎貴

如淳曰鼎音釘言方且欲貴矣師古曰方且是也讀如本字

上信用之今欲

進弟從我計

師古曰弟但也

且與合意卽得入矣捐之卽與興

共爲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

持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

門

師古曰言自公庭出卽歸其家不妄交遊

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爲

諸曹又共爲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以知名數

召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孝

師古曰曾參也

事師有顏閔之材

師古曰顏閔子騫

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以爲首爲

長安令吏民敬鄉

師古曰鄉讀曰嚮

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

文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

張晏

曰汲黯方直故世謂之汲直

用之介冑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

漢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

執義不回

師古曰同邪也

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

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廼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

陽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興捐之懷詐僞以上語相風

更相薦譽

師古曰風讀曰諷更音工衡反

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

不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言讒巧之說殄絕君

子之行震驚我衆

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

師古曰禮記王制云行偽而堅言偽

而不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謂人有堅爲辯言不以誠質學於非道雖博無用飾非文過辭語順澤不聽教命有如此者皆誅殺也○劉敞曰不聽而誅者請卽王制所云此四誅者不以聽耳何說不聽教命乎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興滅死罪一等髡鉗爲城旦成帝時至部刺史

贊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膺當也懲創刈也言

魯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狄南創荆蠻與羣舒以靖難

久矣其爲諸夏患也漢

興征伐胡越於是爲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義

深切著明

師古曰究極也

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

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
族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
哉

前漢書卷六十四下

前漢書卷六十四下考證

嚴安傳○顧炎武曰鄧伯羔謂安自姓嚴然藝文志曰莊安一篇是安亦姓莊也志之稱莊安班氏所未及改也史記之稱嚴安後人所追改也

終軍傳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票騎抗旌昆邪右衽○

臣召南

按此對在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時

獲白麟時也昆邪來降其事在二年秋終軍此時何以能預言耶當指元朔六年衛青率六將軍絕幕克獲而霍去病以票姚校尉立功封冠軍侯耳况去病至元狩三年始爲票騎將軍在元年何以預言票騎

疑票騎抗旌二語後人所改竄而班氏誤承用也

王褒傳敢不畧陳愚○文選愚字下有心字又虎嘯而
洌風龍興而致雲文選作虎嘯而谷風洌龍興而致
雲氣又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下有之臣二字

賈捐之傳珠厓由是罷○

臣名南

按珠厓始爲郡在武

帝元鼎六年至元帝初元三年而罷凡立郡六十五
歲

前漢書卷六十四下考證

前漢書卷六十五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東方朔字曼倩

師古曰倩音千見反

平原厭次人也

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厭

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後漢始爲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厭音一涉反又音一琰

反武帝初卽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

以不次之位

師古曰不拘常次言超擢之

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

銜驚者以千數

師古曰銜行賣也驚亦賣也銜音州縣之縣又音工縣反

其不足采

者輒報聞罷

師古曰報云天子已聞其所上之書而罷之令歸其

朔初來上書曰

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如淳曰貧子冬日乃得學書言文史之事
足可用也○宋祁曰十二景本作十三十五學擊劍

十六學詩書師古曰學劍遙擊而中之非斬刺也
○劉敞曰擊劍今有此戲非遙擊也誦二

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師古曰鉦

鼓所以爲進退士
衆之節也鉦音征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

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服虔曰無宿諾○劉敞曰
子路之言可使有勇者劉

敞曰旣日子路之言則無
宿諾者非子路之言也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

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師古曰編列
次也音鞭勇若孟賁師古曰孟
賁衛人古

之勇士也尸子說云人謂孟賁生乎曰勇貴乎曰勇富
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故能懾三軍

服猛也捷若慶忌師古曰王子慶忌也射之矢滿
把不能中騶馬追不能及也廉若鮑

叔

師古曰齊大夫也與管仲分財自取其少而說者乃妄解云鮑焦非也焦自介士耳信若尾生

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橋下待之不至遇水而死一曰卽微生高也若此可以爲

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

譽上偉之

師古曰以爲大奇也令待詔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

奉祿薄未得省見

師古曰不被省納不得見天子也奉音扶用反其下並同○宋祁曰一本

改本

久之朔給騶朱儒

文穎曰朱儒之爲騶者也師古曰朱儒短人也騶本廐之御騶

也後以爲騶謂之騶騎

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官

師古曰若女曹輩也耕

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

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

如淳曰索盡也師古曰音先各反下云索長安米亦

同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

○宋祁曰啼當刪王本作號朔教

曰上卽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
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
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
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
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可用
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
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師古曰數家術數之

家也於覆器之下而置諸物令闇射之故云射覆數音所具反覆音芳目反置守宮盃下射

之皆不能中

師古曰守宮蟲名也術家云以器養之食以丹砂滿七斤擣治萬杵以點女子體終

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以防閑淫逸故謂之守宮也今俗呼爲辟宮辟亦禦扞之義耳盃食器也

若盜而大今之所謂盜盃也盃音撥○劉敞曰守宮生屋壁如守宮然故名之何在防淫逸也一蟲之微何能食丹砂七斤人亦安肯捐七斤丹砂以餌一蟲也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

師古曰贊進也迺別著布卦而對曰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臣以爲龍又

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卽

蜥蜴師古曰跂跂行貌也脈脈視貌也爾雅云蝮蝮蜥蜴

者謂之蜥蜴故朔曰是非守宮則蜥蜴也蜥音先歷反蜴音余赤反蝮音榮蝮音原蝮音烏典反蝮音殄○劉

敞曰守宮卽人家屋壁中蝮蝮俗呼爲蝮虎者是也此物唯在屋壁窻戶間夜亦出蓋用此得名耳術家之說

安有此理師古乃信之何哉宋上曰善賜帛十匹復使

射他物連中輒賜帛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其下並同時有幸倡郭舍人

滑稽不窮師古曰幸倡倡優之見幸遇者也滑稽骨滑稽解在公孫弘傳常侍左右曰

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

師古曰至實也

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

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

師古曰榜擊也音步行反

迺覆樹上寄生

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

蘇林曰窶音貧窶之窶數音數錢之數窶數鉤灌四股鉤

也師古曰窶數戴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窶數薦之今賣白團餅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漓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窶數者今關中俗亦呼為寄生非為薦之寄生寓木宛童有枝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數明其常在盆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物覆在盆下輒改前覆守宮孟下為盆字失之遠矣楊惲傳云鼠不容穴銜窶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之四股鐵鉤非所銜也○宋祁曰數音數景

本作數

景

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

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窶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

人不勝痛呼暑

服虔曰暑音暴鄧展曰呼音髡箭之髡暑音瓜跑之跑師古曰鄧音是也痛切

而叫呼也與田蚡傳呼報音義皆同一曰鄧音近之暑

自寃痛之聲也舍人榜痛乃呼云暑今人痛甚則稱阿

暑音步高反是故朔逐韻而潮之云口無毛聲警警也

○劉敞曰若不緣寄生在盆下何得曰窶數前覆守宮

自以孟此以盆何怪乎不然孟亦盆類朔故詭言之欲

以誤郭舍人也又曰朔意蓋以寄生窶數皆是附著他

物而得名故謂令在盆下之寄生爲窶數大物在盆下

小物在孟下固可知也但不當改前孟字爲盆爾又不

必一日之中用一孟覆射此諸物也類說未通又以寄

生爲芝菌形圓似窶數而云非寓木尤疎謬矣宋祁曰

呼報當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警警尻益高鄧展曰咄

作呼服音納也師古曰咄叱咄之聲也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

音丁骨反鄧說非也警音敖

從官當棄市師古曰詆毀辱也音丁禮反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

非敢詆之迺與爲隱耳師古曰隱謂隱語也上曰隱云何朔曰夫

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警警者烏哺殼也韋昭曰凡烏哺

子而活者爲殼

生而自啄曰雛師古曰穀音口豆反○劉攽曰狗竇文不全明少一字當云狗穴竇也緣兩穴相重遂誤爾

尻益高者鶴俛啄也

師古曰俛卽俯字也俯低也啄鳥背也俛又音免啄音竹救反

舍

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卽妄爲諾

語曰

師古曰諾者和韻之言也

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狝吽牙何謂

也

張晏曰齟音植黎之植應劭曰狝音銀師古曰齟音側加反又音壯加反塗音丈加反優音一侯反亞音

鳥加反狝音五伊反吽音五侯反

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

師古曰盛

受物也音時政反

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

也

師古曰言鬼神尙幽闇故以松柏之樹爲廷府

塗者漸洳徑也

師古曰漸洳浸溼也漸音

子廉反洳音人庶反

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狝吽牙者兩犬爭也舍

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鑿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

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久之伏日

師古曰三伏之日也解在郊祀志

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

師古曰晏晚也

朔獨拔劍割肉

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

師古曰蚤古早字

請受賜卽懷肉去

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之

何也

○劉敞曰而去之何也之衍字

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

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

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

師古曰細

君朔妻之名一說細小也朔輒自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

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

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徵

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

晉灼曰宮名在槐里

南獵長楊東游

宜春

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東南說者乃以爲在鄠非也在鄠者自是宜春觀耳在長安城西豈得

言東游也

微行常用飲酎已

師古曰酎酒新熟以祭宗廟也酎音紂解在景紀

八九

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

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

十刻迺出常稱平陽侯

如淳曰平陽侯曹壽尙帝姊時見尊寵故稱之

旦明入

山下騎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驚禾稼稻稭之地

師古

曰稻有芒之穀總稱也

稭其不黏者也音庚

民皆號呼罵詈

師古曰呼音火故反相聚

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欲擊鞭之令大

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

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信宮

師古曰五日一朝長信宮

故齋五日糧也長信太后之宮也

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知微行

數出也然尙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相御史知指

師古曰指

謂天子之意也

乃使右輔都尉微循長楊以東

師古曰微遮繞也循行視也戒

備非常也微音工鈞反

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所

師古曰共讀曰供

後廼

私置更衣

師古曰爲休息處易衣之處亦置宮人。劉敞曰更衣休息處爾非必有宮人也史文自無

之後傳田延年起至更衣然則貴賤同此名也

從宣曲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

師古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

投宿諸宮

師古曰晝休更衣夜則別宿於諸宮

長楊五柞

倍陽宣曲尤幸

師古曰倍陽即葑陽也其音同耳宮名在鄠縣也

於是上以爲

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廼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

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

師古曰舉計其數而爲簿籍也阿城

本秦阿房宮也以其牆壁崇廣故俗呼爲阿城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

及其賈直

師古曰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數也賈讀曰價

欲除以爲上林

苑屬之南山

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

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

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

師古曰時未爲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草田

謂荒田未耕墾也

吾丘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

師古曰說讀曰悅

時朔

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遊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

師古曰慤

謹也音口角反宋祁曰遊當作遜

騎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

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

師古曰郎堂下周屋

弋獵之處恐其不廣

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蓋屋鄠

杜乎

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爲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學者疑此言爲後人所增斯未達

也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尙以爲大也夫南

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

商雒以西服虔曰商與上雒二縣也師古曰汧汧水也隴隴坻也厥壤肥饒漢興

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

海之地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陸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產饒富是以謂之陸海

也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

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師古曰原本也言此說不能盡其根本此

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印足也師古曰印音牛向反又有杭稻梨栗

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蠶魚師古曰芋草名其葉似藕荷而長不

圓其根正白可食蠶卽蛙字也似蝦蟆而小長脚蓋人亦取食之貧者得以人給家足

無饑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

師古曰賈

讀曰價

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

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

穀

師古曰耗減也音呼到反

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

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

師古曰虛讀曰墟

又壞人冢墓

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

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

師古曰斥却也

騎馳東西車騫南北

師古曰亂馳曰騫

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

之輿

蘇林曰隄限也輿乘輿也無限若言不訾也不敢斥天子故言輿也張晏曰一日之樂謂田獵也無

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隄限也師古曰張說是也隄音丁奚反○劉敞曰不足以危不字當作亦隄猶防也言

車輿馳騁不爲防慮必有顛虞之變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

農時非所以疆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

應劭曰紂於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

臺納亡人以實之卒有乾谿之禍也章華臺在華容城也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

糞土愚臣忘生觸死師古曰忽忘其生而觸死罪也逆盛意犯隆指罪

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

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爲天子中階爲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爲

士庶人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元士下星爲庶人

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爲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乏祀日有食之水潤不

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爲之奄奄疏闕也

以孝武皆有此事故朔爲陳之○宋祁曰奄奄當作奢奢

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

因奏泰階之事上廼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

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

昭平君

師古曰慮音廬

尙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

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

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內官

服虔曰主傅主之官也如淳曰禮有傅姆說者又曰

傅者老夫也漢使中行說傅翁主也師古曰傅姆是也服說失之內官署各解在律歷志

以公主

子廷尉上請請論

師古曰論決其罪也

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

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

師古曰老乃有子言

其晚孕育也屬音之欲反

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

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
下負萬民廼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
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
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蕩蕩平坦之貌此二者五帝所重

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之民各得
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廼起

入省中夕時召讓朔

師古曰讓責也○宋祁曰夕當作少

曰傳曰時然後

言人不厭其言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對

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

今先生上壽時

乎師古曰言所上壽豈謂時乎

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

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
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
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
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師古曰小遺者小便也○朱劾不

敬有詔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爲中郎賜帛
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如淳曰竇太后之女也故曰竇太主也

堂邑侯陳午尙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
始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
言其姣好師古曰姣美麗也音狡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

中教書計相馬御射師古曰計謂用筭也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

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

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

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宋祁曰之藏下姚本添者也。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

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師古曰言不滿此數者皆恣與之。安陵爰

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

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何

自安而居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師古曰以用也

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菽竹籍田如淳曰其間雖有地皆有

菽竹籍田無可作宿觀也師古曰如說非也菽卽楸字

也言有楸樹及竹林可遊玩而籍田所在上又須躬親

行事當有宿宮故宜獻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如淳

太主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城東南園可以爲宿館處所故獻之

此上所欲也如是上

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

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

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更名竇太主園爲長

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爲爰叔壽叔因是爲董

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

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

妾之使

師古曰請音才姓反宋祁曰使景本作儀

列爲公主賞賜邑入

師古

日既別得賞賜又所食之邑入其租賦也

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

師古曰一塞補也

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

師古曰卒讀曰猝洒音信又音山鼓反

先狗馬填

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

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

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託山林

也服虔曰主所豫作廟陵故曰山林師古曰山林應說是也不當請帝臨其冢墓也

得獻觴上壽

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

羣臣從官多大爲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

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

師古曰爲賤者

之服○劉攽曰執當作服

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

主迺下殿去簪珥

師古曰珥珠玉飾耳者也音餌

徒跣頓首謝曰妾無

狀

師古曰狀形貌也無狀猶言無顏面以見人也一日自言所行醜惡無善狀

負陛下身當

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

箱自引董君

師古曰之往也

董君綠幘傳鞞

應劭曰宰人服也韋昭曰鞞形知射

鞞以縛左右手於事便也師古曰綠幘賤人之服也傳者也鞞卽今之臂鞞也傳讀日附鞞音工侯反隨

主前伏殿下主廼贊

師古曰贊進也進傳謁辭

館陶公主胞人臣偃

昧死再拜謁

師古曰胞與庖同

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

冠上

師古曰上上坐○劉敞曰賜衣冠上上者上殿

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

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驩樂主

廼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

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蹇鞠劍客輻湊

師古曰蹇音十六反鞠音

鉅六反解在藝文志

董氏常從遊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

角狗馬之足

師古曰角猶校也○劉敞曰董氏當屬上句

上大歡樂之於是

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朔陛戟

殿下

師古曰持戟立陛側

辟戟而前曰

師古曰辟音頻亦反

董偃有斬罪三

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

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

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騫於唐虞

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爲右奢侈爲務

師古曰右尊之也

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

辟之路

師古曰徑由也辟讀曰僻

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也

師古曰蛾魅也音或說者以爲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云魅蛾也○劉攽曰劉向說春秋蛾南方淫氣所生以應哀姜然則朔正用指偃爾何必遷就魅蛾也宋祁曰姚本句末無也字

偃爲

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

應劭曰憚敬也敬其節直也師古曰

伯姬宋恭姬也遇火災待姆不出而死也

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

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

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

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

師古曰豎貂易牙皆齊桓公臣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

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之遠易牙豎貂公曰易牙亨其子以快寡人尙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

子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猶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

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卽反之明年

公有病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人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

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慨然

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戶蓋以楊門之扉慶父死而魯國全師古曰慶父魯桓公子

三月不葬

慶父死而魯國全

莊公弟也莊公薨慶父

殺莊公之子閔公而欲作亂不克奔莒其後僖公立以賂求之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而死僖公乃定其位

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

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

蘇林曰以偃從此門入交會於內故

以名焉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

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

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

師古曰趨讀曰趣末

謂工商之業

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

乎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

歷數千載尙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

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師古

曰弋黑色也綈厚繪音徒奚反足履革舄師古曰革生皮也不以韋帶

劍師古曰但空用韋不加飾莞蒲爲席師古曰莞夫離也今謂之葱蒲以莞及蒲爲席亦尙質也

莞音完又音官兵木無刃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衣縵無文師古曰

曰縵亂絮也言內有亂絮上無文綵也縵音於粉反集上書囊以爲殿帷師古曰集謂合

聚也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師古曰麗大也準平法也於是天下望

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

闕右神明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鳳闕闕名神明臺名也號稱千門萬戶木土

衣綺繡狗馬被績罽師古曰績五綵也罽織毛也卽今毼毼之屬是也宮人簪

璚瑁垂珠璣

師古曰璚瑁文甲也璣珠之不圓者璚音代瑁音昧璣音居依反又音鉅依反

設

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

師古曰叢古藜字也

撞萬石之鐘擊

雷霆之鼓

師古曰言其聲震大也

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

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

師古曰失農謂失農業也

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

應劭

曰帳多故以甲乙第之耳孟康曰西域傳贊云興造甲乙之帳絡以隨珠和璧天子襲翠被憑玉几而處其中也師古曰謂推而去之燔焚燒也却走馬示不復用

師古曰却退也走馬善走之馬也

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

毫釐差以千里

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已解於上也

願陛下留意察之朔

雖詼笑

師古曰詼譎戲也詼笑謂譎謔發言可笑也詼音恢其下詼啁詼諧並同

然時觀察

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

爲屈

師古曰敖讀曰傲爲音于僞反

上以朔口諧辭給師古曰給捷也好作問

之

師古曰故動作之而問以言辭也

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

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

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

師古曰右亦高上也

非若此而

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

爲丞相

師古曰周公且邵公爽二人也

孔丘爲御史大夫

應劭曰御史大夫職典制

度文

章 太公爲將軍

師古曰太公呂望也知戰陳征伐之事故云爲將軍

畢公高拾

遺於後

師古曰畢公高文王之子也爲周太師故云拾遺也

弁嚴子爲衛尉

師古曰

有臯陶爲大理

師古曰以其作士士亦理官

后稷爲司農

師古曰伊

尹爲少府

應劭曰伊尹善烹割大官屬少府故令作之

子贛使外國

師古曰以其有

辯說

顏閔爲博士

師古曰顏回閔子騫爲皆有德行也

子夏爲太常

師古曰以有文

故爲太常也而應劭以子夏兩字總合爲夔解云夔知樂故可以爲太常此說非也

○劉攽曰作夔字乃是

益爲右扶風

應劭曰益作舜虞掌山澤之官也諸苑多在右扶風故令作之

季路爲執

金吾

師古曰亦有勇力

契爲鴻臚

應劭曰高作司徒敬敷五教是時諸侯王治民鴻臚主諸

侯王也師古曰契讀與尙同字本作倨蓋後從省耳

龍逢爲宗正

師古曰關龍逢桀之臣也忠諫

而死也以其私 伯夷爲京兆

應劭曰帝曰伯夷汝作秩宗秩宗主郊廟京兆與太常同

典齋祀故 管仲爲馮翊

應劭曰管仲定民之居寄軍令於內政終令匡霸故令爲馮翊

也 魯般爲將作

師古曰以其巧也般與班同

仲山甫爲光祿

晉灼曰光祿主

三大夫諫正之官取其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申伯爲太僕

應劭曰申伯周宣王之舅也太僕主

大駕親御職又密
近故用親親也

延陵季子爲水衡

應劭曰水衡主池苑季子吳人故使

爲之師古曰季子卽吳公子札

百里奚爲典屬國

應劭曰奚秦人秦近西戎曉其風俗故令

爲之柳下惠爲大長秋

師古曰惠魯大夫展禽也食采柳下諡曰惠以其貞潔故爲大長秋

史魚爲司直

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鮪也論語稱孔子曰直哉史魚那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蘧伯玉爲太傅

如淳曰太傅傅人主使無過伯玉欲寡其過故令爲之師古曰蘧伯玉衛大夫

也名瑗蘧音渠

孔父爲詹事

應劭曰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莫敢過而致難乎其君故爲詹事師

古曰孔父宋大夫也父讀曰甫

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

師古曰善治邦

也王慶忌爲期門

應劭曰以其勁捷可爲期門郎也

夏

育爲鼎官

或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鼎官今殿前舉鼎者也

羿爲旄頭

應劭曰羿善射

故令爲旄頭今以羽林爲之髮正上向而長衣繡衣在乘輿車前師古曰羿音詣

宋萬爲式道

侯師古曰萬宋閔公臣亦有勇力也式表也表道之侯若今之武侯引駕人上廼大笑是時

朝廷多賢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師古曰公孫弘

及兒寬也兒音五奚反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

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

倫皆辯知閔達溢于文辭師古曰溢者言其有餘也先生自視何與

比哉師古曰何與猶言何如也朔對曰臣觀其雷齒牙樹頰師古曰頰

肉曰脰音改吐脣吻擢項頤師古曰頤頤下也音怡結股腳連脰尻師古

日脰臂也音誰遺蛇其迹行步偶旅師古曰遺蛇猶透迤也偶旅曲躬貌也蛇音移偶音

禹臣朔雖不肖尙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

也師古曰澹古瞻字也瞻給也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

及

師古曰程謂量計之也如不及者恐失之也

時方外事胡越內典制度國

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爲郎與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

師古曰啁與謝同音竹交反

久之朔上

書陳農戰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

如淳曰都居也

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

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

落服膺而不釋

師古曰服膺解服其習臆也釋廢置也○宋祁曰數當作記字而不下添可字

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

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

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尙有遺行邪

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善也同

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蘇林曰胞音胞胎之胞也言親兄弟

東方先

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

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

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未有雌雄

師古曰十二國謂魯衛齊楚宋鄭魏燕趙中山秦韓也

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

說行焉

○宋祁曰故談說行焉改作故說得行焉

身處尊位珍寶克內外有

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

懾諸侯賓服

師古曰懾恐也音之涉反

連四海之外以爲帶

師古曰言如帶

之相連也

安於覆盂

師古曰言不可傾搖

動猶運之掌

師古曰言至易也

賢不

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爲虜抗之則在

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

宋祁曰泉疑作淵

用之則爲虎

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

宋

祁曰慕當作募

困於衣食或失門戶

師古曰言不得所由入也一日謂被誅戮喪其家室

也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

望常侍郎乎

○宋祁曰常字當刪

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

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師古曰小雅白華之詩也言苟

有於中必形於外也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師古曰小雅鶴鳴之詩也言處卑而聲徹

其高遠

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迺

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

師古曰設施也信讀曰伸

封於齊七百歲而

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

師古曰孳與孜同敏

勉也辟若鷩鷩飛且鳴矣

師古曰鷩鷩雍渠小青雀也飛則鳴行則搖言其勤苦也辟讀

曰譬音零

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

師古曰輟止也地

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匆匆而易

其行

師古曰匆匆謹議之聲

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

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師古曰道由也

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

人之言

師古曰逸詩也愆過也恤憂也

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

無徒

師古曰徒衆也

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纁克耳所以塞聰

如淳曰黈音工苟反謂以玉爲瑱用黈纁縣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黈黃色也纁綿也以黃綿爲丸用組懸之外聽非玉瑱之縣也

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

師古曰論語仲弓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赦小過

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

舉賢才周公謂魯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母求備於一人故朔引此言也士有百行功過相除不可求備也

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

師古曰枉曲也索亦求也度音徒各反

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

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

師古曰敏疾也

今世之處士魁然

無徒廓然獨居

師古曰魁讀曰塊

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

蠡忠合子胥

師古曰許由堯讓以天下而恥聞之楚狂接輿陽狂匿跡范蠡佐句踐功成而退子

胥忠諫至死不易

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

師古

曰耦合也徒衆也

子何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

斯鄭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

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

以筦闕天以蠡測海

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瓠瓢也師古曰筦古管字蠡音來奚反瓢

音平遙反以筵撞鐘

文穎曰謂棗筵也師古曰音徒丁反

豈能通其條貫考其

文理發其音聲哉

師古曰考究也

繇是觀之譬猶鼯鼯之襲狗

服虔曰音蹤劬如淳曰鼯鼯小鼠也音精劬

孤豚之咋虎

師古曰孤豚孤特之豚也咋嚙也音

仕客

至則靡耳何功之有

師古曰靡碎滅也耳語辭

今以下愚而非

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或於大道也又設非有先生之論其辭曰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

師古曰率然猶颯然

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

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

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

師古曰流未流也猶言餘論也

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之也

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

師古曰見顯也

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

師古曰唯唯恭應也音弋

癸反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

師古曰竦企待也先

生日於戲

師古曰於讀曰鳥戲讀曰呼

可乎哉可乎哉

師古曰言不可談何

容易

師古曰不見寬容則事不易故曰何容易也易音弋豉反

夫談有悖於目拂於

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

師古曰悖逆也拂違戾也悖音布內反拂音弗

或有說

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

師古曰說讀曰悅

非有明王

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爲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

上也

師古曰引論語載孔子之言中品之人則可與言上道也

先生試言寡人將聽

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子比干直言

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

動

師古曰閔病也

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爲君之榮除

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爲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

師古曰不省其忠而被以此罪也

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

師古曰蒙被也

戮及先人爲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

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

蘇林曰二人皆紂時邪佞

人也孟康曰蜚廉善走師古曰蜚古飛字

二人皆詐僞巧言利口以進其身

陰奉瑇瑁刻鏤之好以納其心

師古曰瑇與彫同畫也瑇謂刻爲文也音篆

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爲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

崩阨國家爲虛

師古曰阨積也音直氏反虛讀曰墟

放戮賢聖親近讒夫

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也解在展太子傳此

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

師古曰說讀曰悅

愉愉响响終

無益於主上之治

師古曰愉愉顏色和也响响言語順也响音詳于反

則志士仁

人不忍爲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

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

師古曰拂與弼同損減也

則忤於邪主之心

歷於衰世之法

師古曰忤逆也歷猶經也離也

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

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彈琴其中以咏

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

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

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

師古曰懼然失守之貌也懼音居具反

捐薦去几危坐而聽

師古曰捐薦席而去馮几自貶損也

先生曰接輿避

世箕子被髮陽狂

師古曰解並此二人在鄒陽傳

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

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燕之閒寬和之色

師古曰閒讀

日閑閑暇也

發憤畢誠

師古曰畢盡也圖盡安危揆度得失

師古

日圖謀盡計也○宋

祁曰盡姚本作畫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

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

師古曰幾庶幾

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

和五味以干湯

師古曰蒙冒也犯也

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

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

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

師古曰以仁爲本以義爲

始

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

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
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
爲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
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
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

張晏曰穆音默師古曰穆然靜思貌

俛而

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綿綿連連
殆哉世之不絕也

師古曰殆危也

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

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
捐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

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

省庖厨去侈

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臧

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

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

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囿圉空虛

師古曰畜

讀曰蓄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

俗之人鄉風慕義

師古曰鄉讀曰嚮

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

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爲也臣愚

竊以爲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

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文王之國生此多士爲周室楨幹之臣所以安寧也

此之謂

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

皇太子生襍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

下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

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

具是矣

師古曰劉向別錄所載

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傳

及俗用五行時日之書皆非實事也

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

師古

日與朔同時也

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爲庸人誦說

師古

日喜音許吏反爲音于僞反

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爲朔

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

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

稱也

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詆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

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

其子以上容

師古曰容身避害也

首陽爲拙

應劭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

爲柱下第二應劭曰老子爲周柱下史朝

拙隱故終身無患是爲工也飽食安步以

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

如淳曰依違朝隱樂玩其身於一世也反時直言正

諫則與富貴不相逢也臣瓚曰行與時詭而不逢禍害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詭違也

其滑稽之雄

乎

師古曰雄謂爲之長帥也

朔之詼諧逢占射覆

如淳曰逢占逢人所問而占之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逢占逆占事猶云逆刺也

其事浮淺行於衆庶童兒牧豎莫

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

錄焉

師古曰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爲俗人多以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皆非其實

也而今之爲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以博異聞良可歎矣他皆類此著音直畧反○東

方朔傳云一日卒有不勝酒埽之職顏師古注云卒讀曰猝酒音信又音山或反檢諸本及前所校過并如此

臣佖按許慎說文酒字解云音先禮反古又爲灑埽字其灑字解云汎也汎音信今校定此註合云酒音先禮

反古文爲灑埽字灑汎也所蟹反汎音信蓋
傳寫脫誤少一十七字多又音山豉反五字

前漢書卷六十五

前漢書卷六十五考證

東方朔傳朔應聲輒對變詐鑿出○鑿當作鋒

馳逐平樂觀○三輔黃圖曰上林苑中有平樂觀

前漢書卷六十五考證

前漢書卷六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公孫劉車王楊蔡陳鄭列傳第三十六

公孫賀字子叔北地義渠人也賀祖父昆邪

師古曰昆音戶門反

景帝時爲隴西守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平曲侯著書

十餘篇

師古曰藝文志陰陽家有公孫渾邪十五篇是也

賀少爲騎士從軍數

有功自武帝爲太子時賀爲舍人及武帝卽位遷至太

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元光中爲輕

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出雲中後五歲以車騎將軍從

大將軍青出有功封南窳侯

臣瓚曰茂陵中書賀封南窳侯表亦作奔師古曰窳

奔二字同耳音普教反

後再以左將軍出定襄無功坐酎金失侯

復以浮沮將軍出五原二千餘里無功

師古曰沮音子閭反

後八

歲遂代石慶爲丞相封葛繹侯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

師古曰督謂察視也

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入比

坐事死

師古曰比頻也

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

爲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牽馬騎射

爲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

扶起丞相賀不肯起上廼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門

其故賀曰主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

師古曰 賀子敬聲代賀爲太僕父子並居公卿位敬聲

殆危也 以皇后姊子驕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

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

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

世者京師大俠也聞賀欲以贖子罪笑曰丞相禍及宗

矣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辭斜谷之木不足爲我械師古曰斜

谷名也其中多木械謂桎梏也言我方欲告丞相 安世

事獄辭且多械繫方人故云然也斜音弋奢反 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師古曰 及使

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師古曰甘泉

宮在北山故 欲往皆言上也刻木爲人象人之形謂之偶祝詛有惡

人偶並也對也。劉歆曰使人巫多人字 乾隆四年校刊

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家族巫蠱

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遂及公主皇后太子皆敗

語在江充戾園傳

師古曰武五子傳敘戾太子
諡戾而置園邑故云戾園也

劉屈氂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子也

師古曰屈音丘勿
反又音其勿反不

知其始所以進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倚舊

故乘高執而爲邪

師古曰帝爲太子賀
已爲舍人故云舊故

興美田以利子

弟賓客不顧元元無益邊穀

如淳曰戍邊卒糧乏不
能爲方計以益之也

貨

賂上流

師古曰丞相貪冒受賂于下故
使衆庶貨賄上流執事者也

朕忍之久矣終

不自革

師古曰
革改也

廼以邊爲援

如淳曰使內郡自作車耕
者自轉所以饒邊饒邊所

以行恩施爲已名援
也或曰以胡爲援也

使內郡自省作車

服虔曰詐令內
郡自省作車轉

輸也邊屯無事之時宜自治作車以給軍用師古又令日令郡自省減諸餘功用而作車也省音所領反

耕者自轉以困農

文穎曰白輪穀於邊

煩擾畜者重馬傷耗武備

衰減

師古曰重謂懷孕者也言轉運之勞畜產疲困故使懷孕者爲之傷耗以減武備也耗音呼到反○

宋祁曰故字下景本有反字

下吏妄賦百姓流亡又詐爲詔書以姦

傳朱安世

師古曰傳逮捕也

獄已正於理

劉攽曰獄合屬上句

其以涿

郡太守屈鼂爲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爲兩府以待天下

遠方之選

師古曰待得賢人當拜爲右丞相○宋祁曰長史下當添使字

夫親親任賢

周唐之道也以澎戶二千二百封左丞相爲澎侯

服虔曰澎

音彭晉灼曰東海縣

其秋戾太子爲江充所譖殺充發兵入丞相

府屈鼂挺身逃亡其印綬

師古曰挺引也獨引身而逃難故失印綬也

是時

上避暑在甘泉宮丞相長史乘疾置以聞

師古曰置謂所置驛也

上問丞相何爲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

籍如此何謂祕也

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

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

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

以牛車爲櫓

師古曰櫓楯也遠與敵戰故以車爲櫓用自蔽也一說櫓望敵之樓也

毋接

短兵多殺傷士衆

師古曰用短兵則士衆多死傷

堅閉城門毋令反者

得出太子旣誅充發兵宣言帝在甘泉病困疑有變姦

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

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太子亦遣使者橋

制師古曰橋與矯同其字從手矯制託稱詔命也赦長安中都官囚徒

師古曰京師諸

官府發武庫兵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

因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

師古曰長水校名宣曲宮也並胡騎所屯

今鄠縣東長水鄉卽舊營校之地

○宋祁曰持節發下別本有兵字

皆以裝會侍郎莽通

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

○劉敞曰以當

已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輯濯士以予大鴻臚商

丘成

師古曰輯濯士主用輯及濯行船者也短曰輯長曰濯輯音集字本從木其音同耳濯字本亦作濯

並音直

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爲黃旄加上

以相別太子召監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

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引兵去毆四市人

師古曰毆與驅同

凡數萬衆至長樂西關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

萬人血流入溝中

師古曰溝街衢之旁通水者

丞相附兵浸多

師古曰浸

漸也

太子軍敗南奔覆盎城門得出

師古曰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

城門一號杜門

會夜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

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

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

師古曰釋放也

上聞而大怒下吏

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

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及北軍使者任安坐受太子

節懷二心司直田仁縱太子皆要斬上曰侍郎莽通獲

反將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少傅石德可謂元功

矣大鴻臚商丘成力戰獲反將張光其封通爲重合侯

建爲德侯成爲秭侯

孟康曰秭音妬在濟陰成武今有亭

諸太子賓客嘗

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

者皆徙敦煌郡

師古曰非其本心然被太子劫略故徙之也

以太子在外始

置屯兵長安諸城門後二十餘日太子得於湖語在太

子傳

師古曰湖縣名

其明年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出擊匈奴

丞相爲祖道送至渭橋

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設宴飲焉

與廣利辭決

廣利曰願君侯早請昌邑王爲太子

如淳曰漢儀注列侯爲丞相稱君侯

師古曰楊惲傳丘常謂惲爲君侯是則通呼列侯之尊稱耳非必在於丞相也如氏之說不爲通矣

如立

爲帝君侯長何憂乎

師古曰如若也

屈薳許諾昌邑王者貳師

將軍女弟李夫人子也貳師女爲屈薳子妻故共欲立

焉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
數有譴使巫祠社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
欲令昌邑王爲帝有司奏請按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
載屈輿厨車以徇師古曰厨車載食之車也徇行示也要斬東市妻子梟
首華陽街貳師將軍妻子亦收貳師聞之降匈奴宗族
遂滅

車千秋本姓田氏其先齊諸田徙長陵

師古曰劉敬所言徙關東大族

者千秋爲高寢郎

師古曰高廟衛寢之郎

會衛太子爲江充所譖

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

師古曰所告非常故云急變也

日子弄

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

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迺大

感寤召見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武帝見

而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

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

千秋爲大鴻臚

師古曰當其立見而卽拜之言不移時也

數月遂代劉屈氂

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

師古曰伐積功也閱經歷也

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

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

用得之

師古曰言此人何以得爲相也

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

苟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書卽得之矣

使者還道單于詔武帝以爲辱命欲下之吏良久廼貰

之

師古曰貰寬縱也謂釋放之也其下亦同

然千秋爲人敦厚有智居位自

稱踰於前後數公

師古曰言稱其職也

初千秋始視事見上連年

治太子獄誅罰尤多羣下恐懼思欲寬廣上意尉安衆

庶

師古曰尉安之字本無心也是以漢書往往存古體字焉○宋祁曰當剛字字

廼與御史中

二千石共上壽頌德美勸上施恩惠緩刑罰玩聽音樂

養志和神爲天下自虞樂

師古曰虞與娛同

上報曰朕之不德

自左丞相與貳師陰謀逆亂巫蠱之禍流及士大夫

師古

曰謂與太子戰死者也○劉敞曰旣云自左丞相流及士大夫則不及太子時人也

朕曰一食者

累月廼何樂之聽痛士大夫常在心旣事不咎

師古曰言旣往

之事不可追咎師古曰雖然巫蠱始發詔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師古曰

視也師古曰督察師古曰廷尉治未聞九卿廷尉有所鞫也師古曰曩者

江充先治甘泉宮人轉至未央椒房師古曰椒房殿名師古曰皇后所居也以椒

和泥塗壁取師古曰其溫而芳也以及敬聲之疇李禹之屬謀入匈奴有司

無所發今丞相親掘蘭臺蠱驗所明知也至今餘巫頗

脫不止師古曰言往師古曰陰賊侵身遠近為蠱朕媿之其何

壽之有敬不舉君之觴謹謝丞相二千石各就館師古曰謝

告也館師古曰書曰毋偏毋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師古曰毋有復

言師古曰不師古曰後歲餘武帝疾立皇子鈞弋夫人男為太

子師古曰鈞弋宮名也昭帝母趙師古曰拜大將軍霍光車騎

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並受遺詔

輔道少主

師古曰道讀曰導

武帝崩昭帝初卽位未任聽政

師古

日年幼故未堪聽政。宋祁曰正文未任王本作未堪

政事壹決大將軍光千秋

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

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

使光毋負天下

師古曰督視也

千秋曰唯將軍留意卽天下幸

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

丞相訖昭帝世國家少事百姓稍益充實始元六年詔

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於是鹽鐵之議起

焉

師古曰議罷鹽鐵之官令百姓皆得煮鹽鑄鐵因總論政治得失也

千秋爲相十二年

薨諡曰定侯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
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子順嗣侯官至雲中太守宣帝
時以虎牙將軍擊匈奴坐盜增鹵獲自殺國除桑弘羊
爲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爲國家興權筦之利師古曰權
謂專其利
使入官也筦卽管字也義與幹同皆謂主也
權解在昭紀○宋祁曰權從木俗從才者非
日自矜
其功也
欲爲子弟得官怨望霍光與上官桀謀反遂誅

滅

王訢濟南人也

師古曰訢
字與欣同

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爲被陽

令

孟康曰故千乘縣也
音罷師古曰音皮彼反

武帝末軍旅數發郡國盜賊

羣起繡衣御史暴勝之使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

誅二千石以下勝之過被陽欲斬訢訢已解衣伏質

師古

曰質鑕也欲斬人皆伏於鑕上也鑕音竹林反

仰言曰使君顓殺生之柄威震

郡國

師古曰爲使者故謂之使君使音所吏反顓與專同

今復斬一訢不足以增

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

師古曰貸猶假也言饒假之貸

音土戴反

勝之壯其言貫不誅因與訢相結厚勝之使還薦

訢徵爲右輔都尉守右扶風上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

風宮館馳道脩治供張辦

師古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

武帝嘉之

駐車拜訢爲真視事十餘年昭帝時爲御史大夫代車

千秋爲丞相封宜春侯明年薨諡曰敬侯子譚嗣以列

侯與謀廢昌邑王立宣帝

師古曰與讀曰豫

益封三百戶薨子

咸嗣王莽妻卽咸女莽篡位宜春氏以外戚寵

張晏曰
莽諱取

同姓故氏侯邑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若云王氏則與莽族相涉故以侯號稱之耳莽本以與諱得姓不同祖系各別故爲婚娶旣非私竊不須避諱諱亦不可掩也○宋祁曰掩一作卞自訥傳國至玄孫

莽敗廼絕

楊敞華陰人也給事大將軍莫府爲軍司馬霍光愛厚

之稍遷至大司農元鳳中稻田使者燕蒼知上官桀等

反謀以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廼移病臥

師古曰移
病謂移書

言病一曰以
病而移居也

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蒼延年皆

封敞以九卿不輒言故不得侯

師古曰聞之
不卽告言也

後遷御史

大夫代王訥爲丞相封安平侯明年昭帝崩昌邑王徵

卽位淫亂大將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王更

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

出洽背徒唯唯而已

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辭也音弋癸反

延年起至更衣

師古曰古者延賓必有更衣之處也

敞夫人遽從東箱

師古曰遽速也

謂敞曰此

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

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

師古曰與讀曰豫

先事誅矣延年

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

師古曰三人共請言故云參語

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宣帝卽位月餘

敞薨諡曰敬侯子忠嗣以敞居位定策安宗廟益封三

千五百戶忠弟惲

惲字子幼

師古曰惲音於粉反

以忠任爲郎補常侍騎

師古曰爲騎郎而常

侍故謂之常侍騎也

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

爲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擢爲左曹霍氏謀反惲先聞知因侍中金安上以聞召見言狀霍氏伏誅惲等五人皆封惲爲平通侯遷中郎將郎官故

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廼得出名曰山郎

張晏曰山財用

之所出故取名焉

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

晉灼曰五日一洗沐也師古曰言出財用

者雖非休沐常得在外也貧者實病皆以沐假償之也

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

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善部

師古曰郎官之職各有主部故行錢財而擇其善以

招權也

貨賂流行傳相放效

師古曰放音斧往反

惲爲中郎將罷山

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

應劭曰長久也一歲之調度也蘇林曰簿書給繅之

長也師古曰應說是也言總計一歲所須財用及文書之調度而移大司農以官錢供給之更不取於郎也○

宋祁曰簿書給繅之長也別本給作餘無繅字

其疾病休謁洗沐皆以法令從

事郎謁者有罪過輒奏免薦舉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令行禁止宮殿之內翕然同聲由是擢爲諸吏光祿勳親近用事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訾千餘萬皆以分施其輕財好義如此惲居殿中廉絜無私郎官稱公平然惲伐其行治

師古曰自矜其節又性行及政治之能也

刻害好發人陰伏同位有忤已者必欲害之以其能高

人由是多怨於朝廷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卒以是敗師古

曰卒終也長樂者宣帝在民間時與相知及卽位拔擢親近

長樂嘗使行事肄宗廟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肄習威儀也師古曰肄音七二反還

謂掾史曰我親面見受詔副帝肄稅侯御師古曰我副帝肆而稅侯

廼爲御耳御謂御車也稅音丁故反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

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罪高昌侯車犇入

北掖門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有犇車

抵殿門師古曰抵觸也音丁禮反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

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

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

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

師古曰脛脛直貌也

我不能自保

師古

日言我尚不能自保訟人何以得活

真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

李奇

日真人正人也如淳曰所以不容穴坐銜窶數自妨故不得入穴也師古曰窶數戴器也窶音其羽反數音山

羽反解在東方朔傳惲自云今之訟人亦於已有妨。宋祁曰正文數者也多也字

又中書謁者

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

師古曰謂譯者所錄

也視讀

惲曰冒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殍惡單于

不來明甚

師古曰時使者云單于欲求朝故惲云不來

惲上觀西閣上畫人

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

以得師矣

師古曰過此謂經過此也問其過謂桀紂之過惡

畫人有堯舜禹湯

不稱而舉桀紂憚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憚曰得不

肖君大臣爲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

師古曰無處所謂死滅也

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卽

至今耳

師古曰言國祚長遠可以至今猶不亡也

古與今如一丘之貉

師古曰言

其同類也貉獸名似狐而善睡音胡各反

憚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無人臣

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

君所言也

張晏曰夏侯勝諫昌邑王曰天久陰不雨臣下必有謀上者春秋無久陰不雨之異也漢

史記勝所言故曰春秋所記謂說春秋災異者耳師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說者因論久陰附著之也張謂漢史

爲春秋失之矣

行必不至河東矣

張晏曰后土祠在河東天子歲祠之

以主上爲

戲語尤悖逆絕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

師古曰定國于定國也左證左也言當時在其左右見此事者也奏憚不服罪而召戶

將尊

蘇林曰直主門戶者也師古曰戶將官名主戶衛屬光祿也

欲令戒飭富平侯

延壽

師古曰飭與救同富平侯張延壽也

曰太僕定有死罪數事朝暮人

也

師古曰言不久活也

憚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

時不聞憚語自與太僕相觸也

師古曰令延壽證云憚無此語長樂誣之也

尊曰不可憚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

師古曰憚言富

平侯依太僕言而證之則我得罪至於族滅深怨之辭也

母泄憚語令太僕聞之亂

餘事

文穎曰勿使太僕聞憚此語師古曰亂餘事者悉長樂心忿更加增其餘罪狀也

憚幸得

列九卿諸吏宿衛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

師古曰與讀曰豫

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爲詆惡言

師古曰詆與妖

同
大逾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

爲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起室宅以財自娛歲

餘其友人安定大守西河孫會宗知略士也與惲書諫

戒之爲言大臣廢退當闔門惶懼爲可憐之意師古曰闔閉也

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少顯朝廷一朝

以曖昧語言見廢師古曰曖與暗同內懷不服報會宗書曰惲

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師古曰底致也音之履反幸賴先人餘業得

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師古曰卒

亦終也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師古曰蒙蔽也督視也

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師古曰惟思也而猥隨

俗之毀譽也

師古曰猥曲也

言鄙陋之愚心若逾指而文過

師古

曰逾是下之意指而自文飾其過

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

師古曰論語云顏回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故

憚引之○宋祁曰息乎疑作自守之義疑作之善故敢

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憚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

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

師古曰與讀曰豫

曾

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

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

師古曰素

空也不稱其職空食祿也

懷祿貪執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

足以塞責

師古曰塞補也

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

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

軀說以忘罪

師古曰說讀曰悅

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

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勦力耕桑灌園治

產以給公上

師右曰充縣官之賦斂也

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

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

師古曰父至親君至

尊送其終也有時而旣

張晏曰喪不過三年臣見放逐降居三月復初師古曰旣已也

○劉敞曰憚但云送終三年本不及放逐三月也

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

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

師古曰炰毛炙肉也卽今所謂爇也炰音

步交反爇音一高反勞音來到反

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

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

應劭曰缶瓦器也秦人擊

之以節歌師古曰而呼烏烏師古曰李斯上書云擊甕

快耳者真秦聲也是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

頃豆落而爲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張晏曰山高

之象也蕪穢不治言朝廷之荒亂也一頃百畝以喻百

也師古曰箕豆莖也音基須待也是日也拂衣而喜奮

也師古曰自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

也謂爲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

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

寒而栗師古曰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師古曰言

也相毀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

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

○宋祁曰卿字當刪

明明求財利常恐

困乏者庶人之事也

師古曰引董仲舒之辭也仲舒傳作皇皇也

故道不同

不相爲謀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辭憚又引之爲音于僞反

今子尚安得以卿

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

田子方之遺風

應劭曰段子木田子方魏賢人也

漂然皆有節槩知去

就之分

師古曰漂然高遠意槩度量也漂音匹遙反槩音工代反分音扶問反

頃者足下

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壤

文穎曰昆夷之地也

子

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

師古曰言豈隨

安定貪鄙之俗而易其操乎平生謂子爲達道今乃見子之志與我不同者也

方當盛漢之隆

願勉旃毋多談

師古曰旃之也言子當自勉勵以立功名不須多與我言也

又憚兄

子安平侯譚爲典屬國謂惲曰西河太守建平杜侯

師古

日杜延年

前以罪過出今徵爲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

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爲盡力惲素與蓋寬饒

韓延壽善譚卽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

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

如淳曰騶

馬以給騶使乘之佐主猥馬吏也有吏有佐名成者

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

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

尉當惲大逆無道

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

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

坐不諫正惲與相應有怨望語免爲庶人召拜成爲郎

諸在位與惲厚善者未央衛尉韋玄成京兆尹張敞及

孫會宗等皆免官

蔡義河內溫人也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

行資禮不逮衆門下好事者相合

師古曰言衆斂錢物

爲義買犢

車令乘之數歲遷補覆盎城門候

師古曰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

久之

詔求能爲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

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

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

師古

曰燕安息也

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說詩甚說之

師古

曰下說

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數歲拜爲少

府遷御史大夫代楊敞爲丞相封陽平侯又以定策安

宗廟益封加賜黃金二百斤義爲丞相時年八十餘短

小無須眉貌似老嫗行步僂僂

師古曰僂卽俯字也僂曲背也僂音力主反○

劉敞曰僂讀如本字自可

常兩吏扶夾迺能行時大將軍光秉政議

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顯制者

師古曰顯與專同其後類

此光聞之謂侍中左右及官屬曰以爲人主師當爲宰

相何謂云云

師古曰云云衆語謂有不選賢之言也

此語不可使天下聞

也義爲相四歲薨諡曰節侯無子國除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也爲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

陵太守

師古曰屢被察廉及舉薦故得遷也○宋祁曰遷也改作遷之

以高第入爲右

扶風遷太僕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

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

上謁問疾

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

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

留昏夜廼歸及吉病甚上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

定國杜延年及萬年萬年竟代定國爲御史大夫八歲

病卒子咸字子康年十八以萬年任爲郎有異材抗直

數言事刺譏近臣書數十上遷爲左曹萬年嘗病命咸

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

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

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

師古曰大要大歸也調古諂字也

萬年廼不

復言萬年死後元帝擢咸爲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

課第諸刺史內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顯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師古曰天子未下其章也咸素善

雲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晉灼曰雲從咸刺探伺候事之輕重咸因教令上書

於是石顯微伺知之白奏咸漏泄省中語下獄掠治師古

曰掠笞擊也音力向反減死髡爲城旦因廢成帝初卽位大將軍

王鳳以咸前指言石顯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遷冀

州刺史奉使稱意徵爲諫大夫復出爲楚內史北海東

郡太守坐爲京兆尹王章所薦章誅咸免官起家復爲

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大姓犯法輒論

輸府

師古曰府謂郡之府。宋祁曰輸府下當添下字。

以律程作司空

師古曰司空主

作役之官

爲地曰木杵舂不中程或私解脫鉗鈇衣服不如

法

師古曰鉗在頸鈇在足皆以鐵爲之鉗音其炎反鈇音弟

輒加罪笞督作劇不勝

痛

師古曰作程劇苦又被督察笞罰既多故不勝痛也

自絞死者歲數百千人久

者蠱出腐爛家不得收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所居

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

師古曰調音徒鉤反

奢侈玉食

師古

曰玉食美食如玉也

然操持掾史

師古曰操執也音于高反

郡中長吏皆令閉

門自斂不得踰法公移勅書曰

師古曰公然移書以約勅也

卽各欲

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下吏畏之豪彊

執服

師古曰執讀曰熱音之涉反

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廢咸三公

子少顯名於朝廷而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仕宦絕

在咸後皆以廉儉先至公卿而咸滯於郡守時車騎將

軍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卽蒙子公

力得入帝城死不恨

師古曰子公湯之字

後竟徵入爲少府少府

多寶物屬官咸皆鉤校發其姦臧

師古曰鉤音工候反

沒入辜權

財物

師古曰辜罪也權專固也

官屬及諸中宮黃門鉤盾掖庭官吏

舉奏按論畏咸皆失氣爲少府三歲與翟方進有隙方

進爲丞相奏咸前爲郡守所在殘酷毒螫加於吏民主

守盜受所監

如淳曰律主守而盜直十金弃市師古曰受所監法解在景帝紀螫式亦反

而

官媚邪臣陳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不宜處位咸坐免

頃之紅陽侯立舉咸方正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
奏免之後數年立有罪就國方進奏歸咸故郡以憂死
鄭弘字穉卿泰山剛人也師古曰穉
古稚字兄昌字次卿亦好

學皆明經通法律政事次卿爲太原涿郡太守弘爲南
陽太守皆著治迹條教法度爲後所述次卿用刑罰深
不如弘平遷淮陽相以高第入爲右扶風京師稱之代

韋玄成爲御史大夫六歲坐與京房論議免語在房傳
贊曰所謂鹽鐵議者起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
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師古曰酒榷均輸解
在武紀及食貨志務

本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

以爲此廼所以安邊竟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師古

日竟讀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

次公師古曰次公者寬之字治公羊春秋舉爲郎至廬江太守丞

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其論難著數

萬言師古曰卽今之所行鹽鐵論十卷是也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

焉其辭曰師古曰謂桓寬總評議其善惡觀公卿賢良文學之議異乎

吾所聞師古曰論語載子張之言言不與已志同也故寬引聞汝南朱生言○宋祁曰

朱下當添先字當此之時英俊並進賢良茂陵唐生文學魯國

萬生之徒六十有餘人咸聚闕庭舒六藝之風陳治平

之原知者贊其慮仁者明其施勇者見其斷師古曰斷音丁喚反

辯者騁其辭斷斷焉行行焉

師古曰斷斷辯爭之貌行行剛強之貌也斷音牛斤

反行音胡浪反

雖未詳備斯可略觀矣中山劉子推言王道橋

當世反諸正

師古曰正曲曰橋諸之也橋讀與矯同其字從手

彬彬然弘博君

子也

師古曰彬彬文章貌也音彼旻反

九江祝生奮史魚之節發憤滿

譏公卿

師古曰蕙音滿又音莫本反

介然直而不撓

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敎反可

謂不畏疆圉矣桑大夫據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

非正法鉅儒宿學不能自解

師古曰解釋也言理不出於弘羊也

博物通

達之士也然攝公卿之柄不師古始放於末利

師古曰放縱也

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縱也音方往反論語稱孔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也

處非其位行非

其道果隕其性以及厥宗

師古曰性生也謂與上官桀謀反誅也

車丞相

履伊呂之列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

師古曰括結也易坤

卦六四爻辭曰括囊无咎无譽言自閉慎如囊之括結也

彼哉彼哉

師古曰論語云或問子西孔子

曰彼哉彼哉言彼人者無足稱也

若夫丞相御史兩府之士不能正議

以輔宰相成同類長同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

師古曰說讀曰

悅斗筭之徒何足選也

師古曰筭竹器也容一斗選數也論語云子貢問曰今之從政

者何如孔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選也言其材器小劣不足數也筭音所交反選音先阮反噫歎聲也噫音於

其反

前漢書卷六十六

前漢書卷六十六考證

劉屈氂傳封左丞相爲澎侯注晉灼曰東海縣○

臣名

南按地理志東海郡無澎縣

侍郎莽通○莽通武紀作馬通本姓馬也後漢明德皇后惡其先人有反者易其姓爲莽見孟康注

楊惲傳廷尉當惲大逆無道○顧炎武曰以書中有君父送終語

陳萬年傳方進奏歸咸故郡○胡三省曰後書陳寵傳寵之曾祖陳咸不仕莽世雖亦居沛各是一人

鄭弘傳坐與京房論議免○

臣名南

按公卿表弘以丞

前漢書卷六十六考證
光二年爲御史大夫五年有罪自殺據京房傳但言
房見道幽厲事出爲弘言之弘坐免爲庶人與此傳
合表云自殺誤也

前漢書卷六十六考證